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陸氏德明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以其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芮氏城曰通論冠昏喪祭諸侯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無從際會雖不可知而曲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豫爲之問夫子因其問而豫爲之處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

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  
答易曰至賤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  
顧氏炎武曰讀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  
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  
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  
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  
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  
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  
築室於鍾山西岩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  
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

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  
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而梁書言

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共議從明山賓朱

異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

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

以下喪禮之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

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

舊唐書李

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備凶事非臣

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喪守

真傳爲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真與同時博士章叔夏鞠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

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爲殽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

遇事則括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爲厚陵集禮以

貽萬世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

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  
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  
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  
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  
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上議以紘  
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  
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  
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

謂承  
重者

法意甚明而禮

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

經未詳何据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

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

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間而

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

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

父母下疏亦引此趙裔問答

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

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

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

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

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

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

嗚呼若

曾子于游之論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爲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尙不足以闕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姚氏際恆曰當時老子之徒欲絀吾儒以崇其師故莊子有孔子問禮於老聃之說而史遷妄述之

世俗遂爲口實可歎也此篇多作吾聞諸老聃及老聃云之語論語孔子之徒多曰吾聞諸夫子此用其說以見孔子爲老子之弟子也夫老子絕仁義毀禮孔子必不問禮於彼而津津述其所聞如此此爲老莊之徒所作無疑後儒無識漫采入記遂致以儒書而甘心崇老細儒更可恨也至其問答多迂僻鮮可施之實用而踳駁處時見

陸氏奎勳曰曾子而外言氏之問一卜氏之問二曾子獨以子稱書成於曾氏門人也就中亦有疑者如請期之女因喪而或改嫁太廟火而接祭魯



昭公喪慈母衛靈公弔季桓子當由漢人記錄之  
訛曾子在聖門隨事精察能悟一貫之道者此書  
可以想見豈徒議禮者所當切究乎

姜氏兆錫曰此篇多論喪祭之事內無問詞而孔  
子自言者四條游夏問答者三條餘皆曾子與孔  
子問答之詞故名篇應氏曰曾子以醕慤之資爲  
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  
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  
考之力故歷問吉凶雜出不齊之事於聖人而遇  
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不失其經也其

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應答略無留難  
見益高矣

任氏啟運曰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篇  
便見曾子精察處唯能精察方能力行故王伯厚  
曰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  
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  
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

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大祝音泰  
禱婢支反

毛氏奇齡講曰曾子問一篇多舉變禮此言生子告君之變者故問曰君既薨而世子始生其禮如何夫子曰當先告於殯凡在朝之臣自卿大夫至於士皆從攝主北面而立於西階之南所云攝主謂上卿之代國政者其在西階南以殯在西階立其南將以告也徐氏東曰此君字無明註以世子推之則天子諸侯皆稱世子若君薨推之則天子無稱薨者此專指諸侯言也註疏闕也章氏大來曰疏引公羊云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也若然則春秋桓二年書子同生是時

桓公尙在且適夫人文姜所生也稱子何耶 毛奇  
齡答曰三禮惟儀禮最叵信三傳唯公羊最叵信春  
秋書杞伯姬以其子來朝其子時杞惠公尙在且亦  
伯姬適夫人所生然而夫子書子此經文非左氏傳  
也若謂君在稱世子則衛靈公薨而夫子春秋直書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於戚滕定公薨而孟子  
稱世子謂然友又曰是在世子豈孔孟非也 盛氏  
唐曰攝主二字不得明白据鄭註謂上卿代君聽國  
政者孔氏不能疏竟闕此一句不置解說揣鄭氏之  
意似指冢卿攝職如論語所稱君薨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爲言第其所云代君者不知所代何君君薨而世子始生則從前無儲君槩可知矣先君可無子而社稷宗廟則不可一日無君吾不知其時有長庶與否卽無長庶亦必擇五廟支庶受顧養蓋腹中之子其爲生死與雄雌未可據也考之攝政之典凡見諸經者有三一則上卿攝職如論語所云是也一則親臣攝政如明堂位稱周公居攝之禮是也一則支庶攝位如魯隱攝其位以與魯桓宋穆攝其位以與宋殤是也此云攝主必是親臣居攝與支庶攝位二等恐鄭註上卿聽政或有誤與 毛奇齡答曰以禮

教難明之日獨能朗朗言之且宛委曲折以盡禮意  
此真空谷一足音也第前人說禮但解儒說而不能  
解經此當解經文攝主二字不當祇解攝字也喪大  
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言死者雖無子亦不可無主  
喪者故喪有攝主必借他人攝行之喪小記所謂男  
主使同姓攝之女主使異姓攝之是也第攝有不同  
小記士不攝大夫謂位有等差士以士攝大夫以大  
夫攝故雜記士之子爲大夫而死則父士不爲喪主  
必借一他大夫之子暫爲主喪而喪畢而徹今國君  
攝主則定無有一他國君可借之來主喪者亦定無

有一主喪國君可喪畢而徹去者則其爲親臣攝政  
支庶攝主二等無疑也蓋以此攝君卽以此主喪無  
二攝亦無二主也但此云攝主則專以喪主言而攝  
政攝位皆在其中觀後經又云眾主人則唯喪有喪  
主有眾主眾可主喪眾不可主國也但宋後言禮多  
尙臆見蔡沈注周書必謂周公無居攝事使尙書三  
禮春秋傳國語史記諸書一槩滅沒且防微杜漸而  
唯恐操葬諸奸得以藉口夫操葬所行亦惟以異姓  
居攝陰藉殷商家宰攝職一例以濟其奸與喪大記  
所云同姓攝主大別此正需擇一貴戚親臣以鎮定

之而反曰周公必無此事得毋非種之鋤先當去葛  
藟之本根與若魯隱攝位亦春秋變禮然以季友之  
奉子般例之則亦國家所必有之事但此時當據周  
公不當據魯隱者以周公居攝原有成王魯隱攝位  
則國無二君隱爲君則桓不得並爲君也此又攝位  
之不可比例者也 王氏錫曰攝主不獨主喪兼主  
國政如春秋文六年晉侯驩卒按左氏傳至明年而  
始立靈公以有趙盾爲之政也此卽上卿代君聽國  
政之說也但後經如已葬而世子生其告無攝主此  
是省文孔疏遂謂君旣葬訖則喪之大事已畢攝主



可不必與羣臣列位西階下則似攝主專爲主喪而設矣且此時先君既葬則世子應立與否正需一攝政者爲之主國曾子所云可以託六尺之孤者全在此際而反謂攝主可徹以此解經毋怪乎議與獻禮者謂六經無一可據嗟乎豈六經無可據與 李氏日焜曰疏云西階近殯謂周人殯宮在西階上也第周人西殯所以賓之此在檀弓解義甚明祇殯不當棟而當楹不在堂而在庭階之間則偏頗偏仄何以自安且此義從來莫解何與 毛奇齡答曰先仲氏嘗言二代殯宮皆在祖廟祖廟堂上雖不藏主然迎

尸出祭則凡尸與主皆必在堂行享獻之禮此先王先公神靈陟降之所豈可容殯不得已而殯之庭階

之間此先聖制禮之最苦心者或以爲商殯祖廟周

殯路寢寢卽是階路寢者大朝之階也則生時負牖負展在牖間死降於

階路寢聽政之所非居位之地似乎非禮况歷考周制僖八年致

哀姜於廟則左氏譏之曰不薨於寢則不殯於廟分

明別寢廟爲二而襄四年季孫欲貶定姒不使殯廟

則周制殯廟歷朝顯然儀禮後起誤以殯在正寢實

非是也此皆舊註所未及也 毛氏遠宗曰禮凡君

在生子必先行告于禮內則所云告於君是也及三

日行負子禮春秋傳所云卜士負之是也然又必於此三日之內擇一日行接子禮內則所云接子則擇日接以太牢是也今以三日負子之禮改作見子并名子之禮而接子則不及焉此正君薨變禮也但告子於殯亦必有日不知是時生子幾日設殯又幾日耶 毛氏文輝曰經無明文解亦不備第熊氏云下稱奠幣於殯東則此告子在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則世子主亦不告也据此似必既殯而生者始行告禮殯前雖生子總不得告焉能計日乎 毛奇齡答曰熊氏既語滯而孔氏引此又無明斷遂多疑義夫

熊氏所云不告非竟不告也謂告無禮位必待殯而後告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凡在殯前所生者或待七日或待五日總增減亦只在七五日内何謂無日但與君在時生日卽告爲不同也故云此變禮也 奇齡又講曰凡告神必有幣乃以接神之官名大祝者服絺衣或元衣而加冕持一束帛凡十端以爲告神之幣於時從西階上升至等綬盡處止不上堂恐告時亂神聽先命勿哭 遠宗曰周禮春官有大祝小祝大祝者祝官之長註疏闕 盛氏唐曰裨冕鄭氏謂是祭服又謂諸侯之卿大夫所服又

謂裨冕則大夫按玉藻諸侯裨冕以朝又覲禮侯氏  
裨冕至覲禮注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則裨  
冕用廣不止祭服且天子諸侯皆服裨冕何言卿大  
夫耶 奇齡答曰裨者卑也言服之卑者天子諸侯  
皆有卑服不止卿大夫天子以衮冕以下爲卑諸侯  
以鷩冕以下爲卑卿大夫以絺冕以下爲卑此註云  
絺冕元冕則卿大夫服耳然而裨冕以衣言冕以冠  
言衮衣自山龍以鷩衣自華蟲以下毳衣自宗彝以  
下皆畫繪者至絺衣則刺藻米黼黻以爲繡又名繡  
衣若元衣則無文矣蓋諸衣皆以元爲質而加績加

繡唯元則有質無文大夫之服也其曰卿者以兼有  
絺衣耳至於冕則各以旒玉之數分別等數絺冕五  
旒十二玉元冕三旒十二玉大相懸絕而其稱裨冕  
則無勿同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服裨冕而實有分  
別此須知禮者一指出之若註疏則焉能詳乎 文  
輝曰此時宜服衰因重告事故服冕因接鬼神宜自  
下故服裨冕必兼二義始備 盛氏唐曰束帛据孔  
疏謂一束帛卽十端也然又以十端爲五兩夫十端  
兩分則以五端爲一束兩五端卽兩束矣然又稱一  
束何耶且雜記云一束五兩一兩五尋古八尺爲尋

五尋者四十尺也每兩四十尺則一端當有二十尺  
疏云端則二丈是也然疏既以二丈爲鬼神尙質故  
用偶數乃又云鬼神以一丈八尺爲端蓋用陰陽之  
故以求之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則二丈與一丈八尺  
卽相矛盾矣且未聞一丈是陽數八尺是陰數也且  
周禮註云幣用半元半纁陰陽備也何也以元是天  
色纁者赤黃是地色也乃又云十端六元四纁五兩  
三元二纁故作羸縮以分之豈色分陰陽六四三二  
亦分陰陽耶 毛奇齡答曰帛無稱一端者亦無稱  
五端者十端卽五兩然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古東

帛之法每端二十尺則必取四十尺帛聯而不分從  
兩頭卷至中間各得其半而中仍五斷謂之一兩合  
五兩而成一束是一束卽十端亦卽五兩然而祇可  
作一束不能作兩束者以端但有二四六八十而無  
一三五七九不能中分故云束帛者是五兩端非兩  
五端也若謂每端二十尺是鬼神尙質之數則古凡  
用幣皆以二十尺爲一端卽昏禮聘禮覲禮所謂束  
帛皆然豈亦交鬼神耶夫旣云二丈交鬼神又云一  
丈八尺交鬼神其矛盾無理固不待言矣且亦無有  
以一丈分半端八尺又分半端者鬼神用幣應減去



二尺比之喪禮所云明器不備者名爲制幣朝貢禮  
有云制幣一丈八尺是也特此一丈八尺作一端三  
丈六尺作一兩愚嘗臆推其陰陽之數深歎古先聖  
用心真有非後世經儒所能測者考陽數九九陰數  
六六周易以陽爻爲九陰爻爲六是也乃以一端計  
之則二九一八一丈八尺者九九也以一兩計之  
則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者六六也九九六六所謂  
合陰陽之數以交鬼神義固如此至云十端之色六  
元四種則色固宜分陰陽而六四之數又全不合六  
四皆陰數何有乎陽旣成五兩則但以三元二種分

作陰陽足矣若又分六四則必仍有一三五七九之  
端數而後於五兩之外可加以六是暮四朝三尙不  
能辨而欲以之辨陰陽不其難乎況色分陰陽亦凡  
幣盡然何必定交鬼神乎 章氏大來曰升自西階  
以殯在西階上也然而殯在堂外升階但至階不能  
至堂今日不升堂則堂又在殯外矣何以言之 毛  
奇齡答曰此堂字原宜註明而鄭氏失之孔氏又失  
之考堂有二義一是堂室之堂古寢廟之制室又棟  
後堂與序則皆在棟楹之間而自楹以前並謂之階  
故檀弓謂夏周殯階殿殯兩楹正以階與楹並相值

也今殯在西階則殯且不能上堂何況告殯此非其義也一是堂墜之堂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欄楹自階級以上並謂之堂故明堂九室總稱堂墜爾雅曰堂墜墜也而階級多寡亦卽以堂之高卑爲準如白虎通曰天子之堂九尺則階是九級以一尺爲一級也且亦名九等以一級爲一等也降而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堂階皆然故此云升階盡等卽可升堂則正是堂墜之堂而注疏不及總是闕也 遠宗曰然又有疑者一階是一等此爲每級言之也然又有統緒級爲三等之說無問九七五三而槩以三等分之如

天子九階則以三階爲一等士三階則以一階爲一等是也考升階之法吉禮拾級以吉禮而兼凶禮卽用散等拾級者左足此級右足亦此級也散等者則於盡階一等左足此級右足卽彼級然後一躍而升堂謂之散等今生子告殯正吉凶兼行之禮此時散等則一足著級並無兩足可兼著之理焉能駐足況告殯大事當有定位觀後經告見在殯東南隅則此東南隅卽告位也天下有堂壁未升踞階橫叫而可以成告禮者乎 毛奇齡答曰禮原有不可解者據所云拾級散等亦甚明切且盡等無駐足尤精核之

至講禮如是則孔鄭蒙昧俱可開闢斯禮當大明於天下矣但說經不當執一經說禮不當執一禮愚嘗謂三禮唯儀禮最劣顧他經可通則未嘗不取以相證如此踞等呼告之說他經鮮有而唯儀禮則屢見之既夕禮商祝告啟柩亦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聘禮使臣歸而君薨則使臣復命時亦執圭入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則此西階盡等處正是告君行禮之位與他禮吉凶散等又別然且士喪禮浴屍則管人升階亦盡等不升堂而受灌喪大記管人燕禮君饗樂工則笙人升階亦盡等授汲亦如此

不升堂而受爵禮當數見卽不得執一是以疑眾非  
矣所謂說經須裁決又須博通經儒於此際則倍宜  
猛省耳 毛奇齡又講曰於是大祝作聲者三以警  
神聽而然後告之其曰某之子者以所生之母表其  
子也聲不知何聲 徐東曰鄭註聲噫歆警神也則  
必噫歆二字並是聲孔疏謂論語子哭顏淵曰噫檀  
弓公肩假曰噫皆歎聲歆者享也則祇噫一字是聲  
而歆與警皆噫義夫享與警不並出享卽不警警卽  
不享矣且祇此一歎亦安能享況此時告神何享之  
有 毛遠宗曰此孔疏誤也据儀禮注噫歆皆作噫

興是噫歆二字連見歆卽興也歆可解享則興亦可  
解享乎 章大來曰既有噫歆字此卽聲也又疏曰  
不知何聲然則何以知其爲噫歆耶 毛文輝曰噫  
歆必當時相傳之言如此與論語稱文莫公羊稱登  
來並同特不能舉似其聲耳 毛奇齡答曰旣知爲  
噫歆又不能舉似其聲終是疏失按噫卽楚詞之款  
發聲之字歆卽佛書之訶收聲之字若欲舉似其聲  
大抵如咳聲作唉音哀噉二字以噫與唉與噉皆聲  
轉字也

來氏燕雯曰然則朱子家禮凡廟祭獻享旣畢必主

人以下皆出闔其門使祝噫歆作咳聲者三然後又  
啟門而入飲福受祚所云欬聲與今所云咳嗽作啞  
嗽相合豈朱子當時亦早有受之者耶 毛奇齡答  
曰以啞嗽解噫歆此是愚見從前未有言之者朱子  
所云咳聲亦想像當如是耳但此是凶禮厯考羣書  
皆是主廟未定神魂無所依而作此聲以警覺之故  
既夕禮啟殯土虞禮反哭遷廟禮安主及此初喪告  
子禮皆未經作主或有主而遷徙震動不得已始作  
此聲今朱子誤作廟祭則明明寢祔棲息已久而反  
呵咳以警之是驚之也非享之也且吉凶不並行以



廟祭而行凶禮可乎 毛遠宗曰某以后夫人之氏

言禮諸侯一娶三姓公羊謂魯有三宮卽三國女也

每國有姓故得稱某氏若三姓姪娣則何稱耶

左傳季氏

告生有云南氏生男敢告嫡庶未詳

曰姪娣雖同姓然各自有稱如魯

隱之母爲孟子之娣俱是子姓魯閔之母爲哀姜之

娣俱是姜姓然一稱聲子一稱叔姜則隱閔生時其

各稱某子某姜之子無所闕也此不患以同姓溷也

毛奇齡又講曰告畢始將所執束帛升堂而奠安

於殯東之几上哭畢降階 毛遠宗曰殯東有几者

鄭注謂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此語原未明乃疏引

說則未免杜撰據庾氏謂天子諸侯惟下堂喪奠有几殯前無几此必重繼體而特設之者則下室有几之說諸書無據故孔氏非之乃皇氏熊氏又以爲殯前原有几但爲朝夕奠而設常在不去因又特設此殯東之几孔氏主其說以爲不易按儀禮喪奠有堂室之分唯始死奠饗奠含歛奠皆在尸東謂之堂奠至大斂以後則凡大斂奠朝夕奠朔奠薦新奠皆移之入室而奠於奧間東設西向鄭氏所云不在尸傍又云不統於柩者總謂之室奠若然則此朝夕奠正室奠也奠已入室而尚曰奠於殯前常在不去何皇

熊孔氏皆夢夢與 毛奇齡答曰所質極是世嘗謂  
予祖漢儒而薄宋儒予甚不平舊儒說經原有駮駁  
不可道者特宋則倍甚耳如此經初似易明而展轉  
研究卽膠轕頓起此非以經解經不可大抵几不爲  
奠設諸說必以几屬奠故致膠轕按几者案也所憑  
按之物也唯吉祭則肆筵設几按席具備喪奠荒略  
卽厝地已耳故士喪禮於大斂始用席而檀弓曰虞  
而立尸始有几則大斂以前奠皆厝地至大斂而始  
用席席卽筵也若几則於喪奠禮一槩不用然而殯  
前則實有之按顧命設几並非燕享然而牖閒及兩

序兩夾並設五几此豈有五筵則其閒耶故宗伯司几筵有二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此或以席連几喪事卽是喪奠乃又曰每設一几謂每一殯前必設一几是分明於柩堂前虛設一案以爲憑並非奠席是以鄭氏廣其義謂周制雖合葬而當其並殯則必各几以判其體至並藏於圜則然後其几以合其氣夫父母並奠先父後母後經所云奠先重而後輕者假使几爲奠設則父母並殯祇几一而先後奠之足矣乃並設兩几而仍不並奠則几不困奠而設斷可知也故此所用几卽在殯前原設之几以殯前卽殯東殯

以東爲前故直曰殯東几上是固以經解經之皦皦然者諸說紛紛何爲乎 毛氏奇齡又講曰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祇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禮以殯後哭有時時在朝則行朝哭奠禮耳 盛氏唐曰眾主人在喪大記註謂父兄子姓士喪禮註謂庶昆弟此註曰君之親總以同姓諸臣槩之卿大夫則異姓臣也眾主人位在主人後卿大夫位在主人南註疏總未詳 毛文輝曰房中註疏義亦未備喪大記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以下有東房而無西房此諸侯婦

人則當在殯西夾房名西房者蓋以左右位言則男  
主殯東婦主殯西令殯在西階則西牆偏仄故婦退  
而入西房南向拜客大記所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  
堂以是故也 章大來曰未殯以前則哭不絕聲因  
有代哭之禮既殯以後則朝夕二奠始立哭時然又  
非門內居廬思憶卽哭之比哭有時且亦有位今行  
朝奠禮則哭位宜在殯東乃攝主卿大夫總立階南  
而曰反朝夕哭位將復上階詣殯東耶抑卽在階東  
就外位耶 毛奇齡答曰朝夕哭位在前儒亦周章  
不明若條理之大抵主人先就外位立門外東方拜

司奠者此是一節然後入門就內位立堂下直東序西面俟奠者入此又一節至於奠時則奠者入室主人雖不隨入然必位近殯東不降立堂下俟奠者出而哭踊拜送此又是一節則卽此一位原有三節並非反位二字得以盡之註疏闕也 章大來曰朝夕哭禮皇氏謂先奠後哭今以告子故先哭後奠而孔氏非之但考士喪禮則奠先既哭奠後又哭今以告子故一哭卽已則第行變禮而常禮總廢可乎 毛奇齡答曰禘記國有大祭祀禁哭則雖朝夕哭亦不哭而奠今告子大事雖不禁哭然第重其事而一哭

而止何不可也 章大來曰此告子哭而不踊至後  
見子則踊三者三一過輕一過重何也 毛奇齡答  
曰此不踊非輕也以告子兼吉事哭而不踊謂夫吉  
凶當兼行也此爲告者言也踊又踊非重也孝子而  
見殯痛也宜踊也以孝子初生而卽見殯又痛也又  
宜踊也此爲孝子言之也此皆注疏所未及也 毛  
奇齡又講曰於是大宰之副掌贊幣之官所稱少宰  
者升舉前所奠幣降而埋之階閒而禮終焉 徐東  
曰但舉幣耳何以知其埋階閒耶 毛遠宗曰禮多  
省文旣已奠幣則舉之安用定無有舉而奔之者禮



事神幣玉必藏階間藏者埋也。徐東曰然有疑者階間兩階間也兩階卽東階西階則兩階之間卽中階也豈有中階埋幣玉者。毛氏奇齡答曰豈惟幣玉凡喪祭闕物苟涉神事如毛血管甌主重柶纒類未有不埋階間者至士禮無狀於沐浴櫛鬢時甚至掘坎播藩於階間稍西是豈中階出入不避蕝蹠竟以此爲坎瘞之所初亦疑之及讀廟命篇是時成王大漸當危疑之際且將行大禮甚備乃自門及堂及階皆有二人執兵器捍扈其閒而中階獨無有其在路寢南面祇設四人每階兩人各綦弁執戈上刃夾

東西階祀至東垂之階西之垂北之側階亦有執戣  
執鉞執銳者與兩階合而爲五始知朝寢宗廟凡殿  
堂正室皆無中階大抵南面兩階東西北各一階合  
五階唯明堂九室其在南面者始有中階且東西北  
各兩階合九階若禮註又稱三階則每以一階分三  
等說見前此豎三非橫三也自鄭氏誤解考工記謂  
宗廟朝寢與明堂同制遂昧此義予向答明堂問已  
備舉其誤第世人疏忽少見多怪每言禮到極核處  
反似不經一若癡子說笑話者真可歎也 朱氏襄  
札問昨偶反覆講論辨證鑿鑿深歎此書成後加惠

後學真如閻室一鏡自曾子問以來未之嘗有也第  
私議第一節所辨天子無稱薨之理則此世子當專  
指諸侯而言其說固是但論語載孔子答高宗諒陰  
三年不言之問亦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  
年則君薨可因天子而推及諸侯此君薨世子生之  
禮亦可因諸侯而推及天子不必專指諸侯也其說  
何如 毛奇齡答曰此一條係徐曼倩講義曼倩爲  
徐仲山先生之子世嬪家學其言當不謬雖此禮本  
天子諸侯通禮必指定諸侯反似拘泥且無大關係  
要其義則不可非也來教以論語君薨與此君薨比

較似謂高宗本天子不當引此諸侯禮一若崩葬二字可通見者不知此是古制與商制周制不同按夫子答子張問凡有三見一見論語一見檀弓一見尙書大傳論語指諸侯言檀弓則曰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指天子言而書傳則又曰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若合天子諸侯以爲言要是古制遺文如此在天子諸侯原可通用而夫子一答二書各出此與曾子問篇不得相比優者蓋曾子問篇係周制定後一如曲禮所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雖生世子禮亦天子諸侯通見而君薨

二字則專指諸侯不可混也若云禮既通見何必諸侯則此禮後文有云世子命名大宰當卽以其名告五祀山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等殺矣況五祀極卑凡天子未殯與殯而未葬皆得廢五祀之祭乃君喪儼在殯而世子命名不告天地而反告之殯宮之五祀非諸侯乎

朱氏軾曰祀聲三註謂噫歆疏謂祭祀神之所享爲歆愚意噫如今祭文曰嗚呼歆如今尙饗蓋求神之辭必三者求之迫切也儀禮旣夕士虞皆然唯虞祭闔門啟門義不可曉若後世以噫歆爲咳聲用於吉

祭不知何據予校祭禮曾以噫論噫歆闔門啟門之義今讀曾子問悔前見之未當也

姜氏兆錫曰攝主謂上卿攝國事者王六服裘冕爲上餘衮冕以下諸侯卿大夫通得以其差服之總謂之裊冕茲服裊冕者重世子從吉之禮也等謂階等祝聲三所謂噫歆之聲以歆神聽而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謂婦人也反位謂反朝夕之哭位升舉幣舉而埋之西階間也

方氏苞曰不曰冢宰而曰攝主者或冢宰喪疾亦得以他卿攝也告子生攝主泄之子見則就羣臣之列

以執事而不稱攝主別嫌也子未生朝夕之奠宰爲攝主宜升堂聞子生則與卿大夫同位於階下而不與祝同者三日子見然後從子以升示既有嗣君則致攝主之事而共宰臣之職也 尙書顧命太保太宗與太史俱此記子見宰宗人從祝以是知先君在殯太宰宗伯有大事必偕而四卿皆無堂事有司必專司其事然後得與故顧命無祝以無告神之事子見無史以無册命之事也告殯而不升堂以別於子見而前導也

任氏啟運曰按此章先生卽告三日乃以名告非未

名不告也。又按大戴禮：太子生，太卜持著龜御堂下。卜名，命曰某。太師吹律定聲，內則言適子，君命之。庶子使有司名之，是名皆豫擬生之日，卽卜而定之。或吹律而定之。三月見於父，父咳而名之，以重其禮。非三月前，子尙無名也。禮見于大史奉書堂上，曰：世子名某者。三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者，三命名之。重如此。況君薨無主，待子爲主，何如其急。而日未殯，不告乎竊意：未歛則尸在，尸在則以生禮待之，直告於尸。旣歛，則告於歛。隨龔歛之地，皆可以爲禮位。殯卽成服，旣殯，則告於殯，乃以神道待之也。



齊氏召南曰君薨而世子生稱世子以別於餘子也其告殯則云某之子生卽是君薨稱子某之例又按經文是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小宰太宰此大祝卽周禮大祝也又按士虞禮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賈疏曰若曲禮云將上堂聲必揚故云將啟戶警覺神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祝太宗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大並音奉少去聲奉捧同子

從人從之從去聲見音現

彭氏廉夫曰三日既殯卽名者屬不可以無主又諸  
候五月而葬若俟三月則殯或存或啟未可知故構  
爲之禮

毛氏奇齡講曰此以三日行見子名子之禮據常禮  
三日負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遽行此者以喪禮略  
也於眾主眾臣一如告子時北面階南其中有掌教  
令之太宰主宗廟之太宗皆裨冕俟事唯職養子之  
少師則以手捧子其身與子皆著衰前時所云太祝  
裨冕者今亦裨冕而先行將以告殯然後少師捧子  
在祝後太宰太宗又在于後入殯宮之門而階上階

下之哭者皆止俟告殯也 又曰少師乃奉子升殯前北面祝立殯前之東南隅作聲三告曰某氏之子某名從執事之臣敢見告畢子拜稽顙哭諸執事之臣眾臣皆哭三踊而三之凡九踊然後執事者皆從階降與階下諸臣並東反朝夕哭位且皆袒然後子踊房中亦踊如前數乃襲衰而授以杖成人之禮也於是亦朝奠出 毛氏遠宗曰此見子名子禮也然在三日則祇是負子之內据內則云三日而負子三月始見子名子則此時但當負子至階而不必告見況此時甫在殯諸侯當五月而葬則三日負子至三

月而始見子名子其於時日未闕也乃急急告見且  
註曰喪禮簡略果簡略與抑別有深意在與 毛奇  
齡答曰此又前儒之無識當刊正者古者三日負子  
爲養子也故卜士負之士之妻養之此固不必殫舉  
者故曰喪禮簡略謂當略此一節也若名子大事當  
君在時則從容命名無所關係今幼冲甫出腹正國  
家危疑之際宜早立名告天地山川以定其位使中  
外曉然何待三月況諸侯五月而葬雖有餘日然周  
禮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未葬而先卽位則亦稱君如  
魯僖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而文公以次年正月

卽位相距祇一月先公尙未葬卽稱爲公今此攝主自當仿周公居攝先使成王踐阼正君於上定非魯

隱攝君魯桓尙爲臣之比則預行其禮此在夫子自

有深意而第以簡略概之可乎

遠宗曰季桓已立康子又以南孺子遺腹

屬告生改立乃甫告而子卽被害豈細故與

李氏曰焜曰据疏云子自

爲主故不從攝主則攝主但主喪而兼攝政其不攝

主位可知矣 來氏燕雯曰太宰主教令則此時無

教令可主安用太宰此及太宰則正以冢宰攝職兼

作喪主故告子時有攝主而無太宰以太宰卽攝主

也此見子時有太宰而無攝主以子自爲主而太宰

相之子既爲主則太宰不必又攝主也此則太宰攝主彼此互見之顯然者得毋此太宰卽攝主乎

毛奇齡答曰攝主如親臣天子諸侯亦多有以親臣爲太宰者如周公爲成王太宰公子羽父請爲魯隱公太宰是也此之太宰或如尙書所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則曰攝主卽太宰何不可乎 毛氏文輝曰太宗卽宗伯曲禮六太以宗伯爲太宗是也然又稱上宗顧命上宗奉同以宗伯爲上宗是也然並無稱宗人者宗人是宗伯之屬別是一官此以宗人爲太宗亦有據與 毛奇齡答曰太宗稱宗人不見他書

左傳有宗人覺夏國語師亥曰公室之謀不過宗人  
顧命授宗人同周禮春官職有都宗人家宗人皆是  
宗伯之屬與此不同 徐氏東曰周禮周官皆有太  
師少師總是尊官此以少師註養子之官微覺不合  
不知此何等官耶 毛奇齡答曰少師養子官禮無  
明文但周官師保係教養太子之官則此少師當是  
師保之副故內則於負子時云保乃受子使士妻養  
之則保乃保副或者此師卽師副因稱少師別無他  
義 章氏大來曰少師奉子以衰疏謂少師與子皆  
著衰也唯皇氏與王肅云謂以衰衣奉之此孰是也



毛奇齡答曰少師著衰何待言前告生時唯太祝禋  
冕今告見時唯太宰太宗太祝禋冕則餘皆著衰不  
必言也獨經文曰奉子以衰則既非少師以著衰而  
捧子又非捧子而使子著衰此斷如皇氏王肅所云  
以衰衣捧之是蓋句近顛倒文捧子以衰卽以衰捧  
于此如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詞例正同抱以衰  
裹子捧則以衰藉子也孔氏不善讀經因後文有襲  
衰杖語反疑子先著衰先祖然後襲之若非袒焉得  
有襲非著衰焉得有袒襲則以錯解後經之故而反  
疑前經誤之極矣世無袒襲而稱袒衰襲衰者前稱

袒則後但稱襲從來禮文無袒衰之言則忽稱襲衰非詞例矣且亦知後經諸踊之各有說乎祇一見子禮而既踊三三一連十八踊踊法亂矣不知踊皆有節一是見子之踊前九踊是也斯時諸臣踊而子獨不踊何則諸臣執事以子見而子拜稽顙則子方身執見禮烏得輒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婦踊而奠者不踊故經尙省文而於此特曰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踊以明子反不踊也一是成服之踊後九踊是也斯時子踊婦人踊而諸臣又不踊蓋諸臣已成服而子未成服諸臣皆爲位而子未爲位故諸臣降

階反位而子則尚留殯東以殯東卽主人位也乃爲位當成服且亦當踊故子踊而婦人繼之然而房中見殯近故踊諸臣階下見殯遠故不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子見奠者則男子踊而婦人不踊婦人見奠者則婦人踊而男子不踊故經於此又特曰子踊房中亦踊以明諸臣不踊也蓋袒與襲以諸臣言就位而袒爲位畢而襲襲是斷句不與衰連衰杖以子言向未成服祇藉而不著今則著之禮三日成服亦三日授子杖今旣成服則不唯著衰抑且授杖蓋童子不踊童子不製衰唯三年製衰童子不杖今一以成

人之禮待之而踊而杖曰凡以爲君也此則言禮之至當不可易者是以皇氏有云童子不袒正謂袒襲皆諸臣事與子無涉而孔氏非之固已誤矣若崔氏曰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彼豈不知五日成服以殯前言而乃以殯後三日較量遲速此正爲世子告生至此始三日也三日而成服不無太速故云云則在前儒原有以著衰解成服者見子藉衰成服著衰吉凶次第毫不可亂而孔氏引其說而仍然不覺反曰子已著衰天下有未成服而可先著衰入殯門者乎孔氏去古

近尙有王肅及皇氏熊氏崔氏諸儒今盡亾矣向使  
善解經者得見諸書則其爲疏當必有大加於孔氏  
十百者此則攷古者所當思亦所當痛也 王氏錫  
曰雜記云童子不踊不杖喪服四制亦云婦人童子  
不杖則此之踊杖明是少師爲之是少師著衰固不  
必言但告往告見各有執事告生執事唯小宰衰而  
不冕告見執事唯少師衰而不冕一則小宰司幣官  
並不交神一則少師若冕服則於世子哭踊諸節有  
不能代也此又禮意之各見者也 盛氏唐曰勿哭  
與哭止不同勿哭禁使勿哭也哭止者哭自止也旣

闔殯門則凡同異姓男婦在階上下者無一不哭然  
大祝升階初不知所爲必需禁今儼奉子入則一見  
而知有事矣此不必禁也孔氏乃以此較哀之隆殺  
則見子大事而哀反殺於告生無是禮矣章氏大  
來曰疏謂子升于殯前爲殯東稍南殯以東爲前也  
乃于祝立東南隅又謂祝立在子之西北而面東南  
隅則直侵柩位矣且世無面東南隅而可曰立東南  
隅者此又非誤乎毛奇齡荅曰孔氏誤以東南隅  
爲東階南隅故改立作面以爲去殯遠無告禮也不  
知此卽西階之東南隅也大抵殯在西階子立殯以

東卽是主位而祝則又稍東而近于南隅故曰東南隅皇氏所云祝以次立于子之東是也孔氏誤也

徐氏東曰某之子某上母某字母之氏下某字子之名也皇氏謂此時未立子名下某字是誤出者而孔氏非之謂定本原有某字何與

毛奇齡荅曰禮且未定何有定本按內則世子生三月必世婦抱子見君然後君咳而名之卽眾子亦然故春秋子同生必卜士負子入見而始命以名未有先命名而後見君者若然則君尙未見誰當名之孔氏又誤也 毛奇齡荅曰太宰以子名命祝史徧告

室神及域內山川之神其何時立名并立名之人俱未聞又曰此別一節正名子禮也皇氏以爲見殯後始作名以見子與名子本兩事也 徐氏東曰然則究誰名之 毛奇齡荅曰据內則眾子使有司名之唯世子不然則君在亦卽有臣命名者況是時變禮并名世子亦似無礙第不知有司是何官耳觀內則又云命名訖遂告宰以名然後宰又遍告諸同族并州閭等是太宰原有告名之司而此則竟以太宰掌其命則太宰卽有司也或者太宰得擬上以名而名于殯前一如後文之所云名于禭者此亦變禮中之



近禮者也 錢氏景曰古命子之禮凡見君君名之  
或父在而見于祖祖亦名之今皆無是矣若有司命  
名則但有眾子並無世子按春秋傳成季之將生也  
桓公命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當名曰友及生而  
果有友文在其手遂以名之則名固有不立而第  
憑之卜詞中者今太卜法廢繇詞莫据仍欲以卜中  
得名不可再矣或者有司多立名而第聽諸神以卜  
定之不亦可乎

姚氏際恆曰子生三日少師奉而稽顙哭踊以盡喪  
禮恐不協于事情

朱氏軾曰襲衰杖奠出各一字爲一句襲謂子與眾皆襲出亦皆出也衰與杖謂負子者衰不待告時杖則出而杖喪大記曰寢門之外杖鄭注謂天子諸侯之子杖不入廟外此云衰杖者見成子禮也

姜氏兆錫曰如初位者如告子生西階北面之位也奉子以衰者以衰服承而奉之也子某之某子之名也子拜哭且踊奉之者代之也凡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凡九踊而三節各哭踊畢降而反位然後子與房中並踊衰服朝奠以成其爲子之禮而乃出也方氏苞曰生時三月而見薨則三日而見者重嗣續

急欲慰先君魂魄也 世子始生見於君卜士負之  
君薨則奉子以少師以生卽嗣國故視猶君也 前  
曰太宰太宗後曰宰宗人省文也 告子生祝升盡  
階始命母哭子見則有列於殯宮者已前知之故入  
門而哭者自止也禮行必以朝故並當朝哭之期  
始哭而不踊者象始死之嘯也後乃踊者象歛時之  
踊也問喪篇三日大歛而後有踊之文士喪禮未歛  
君使弔則踊大夫弔則不踊是常禮歛而後踊也皆  
袒者子袒則眾從之象始死之禮也疏謂堂上堂下  
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袒非也 奔

喪哭踊時位亦異序祝於宰宗人之上以奉子者哭則祝繼之以倡踊也 世子之生急欲聞於先君故既告而後朝奠子見之後曰奠出則奠已先陳矣蓋世子生三日見於君接以太牢必朝食而後行禮故朝奠亦設於子見之前也祝既稱子之名以見則宰宗人必前期預定其名而記無文蓋一時間答非如記禮之書儀節具詳既稱名則知名已預定猶云奠出則奠已前設可知也 徧告於五祀山川於當作及下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及當作於蓋互講也未葬子生無不告於宗廟社稷之理云徧告及五

祀山川則宗廟社稷不必言矣既備舉宗廟社稷山川而曰及則贅矣故知當作於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徐氏師曾曰云太宰從太祝則無攝主可知其哭踊袒襲升降由西階之類恐亦不同其餘當不異上文也

毛氏奇齡講曰此又舉告子名子之稍變者以已葬與在殯又有異也其禮當一如前文以省文不省禮

也告禰告殯宮中主也名子在三月從常禮也前不告社稷宗廟此不告五祀相互明也 毛氏文輝曰禰非禰廟主然何以稱殯宮主疏亦未備蓋葬則作主祔廟及耐訖而主仍歸寢至三年吉禘然後入廟則此時主既入寢而殯宮掃矣然而前之殯宮卽今之寢室以前所殯西階上亦名寢世所稱正寢者也 毛氏遠宗曰前在寢告子甫三日而卽命名恐名未遍也今既葬則正可命名之際反遲至三月以曲合常禮何與 毛奇齡答曰禮未葬稱子既葬稱君前急於告名者以未成君也今既葬可成君矣此時

當急於卽位堂堂稱君然後以向所云攝主者爲之  
輔之其於稱名何有焉 李氏曰焜曰孔氏謂前告  
無社稷宗廟此告無五祀是互明之文則無義矣乃  
鄭氏又謂殯宮重五祀故越社稷告之葬後三月於  
禮已耐廟故知可及廟則雖有說而仍未顯不知其  
義果是如何 毛奇齡答曰前告無宗廟此在後經  
有之君薨則祝斂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至旣葬卒  
哭而後主各返其廟則當在殯時廟且無主何由得  
告若社稷則左祖右社相連遞及不告廟卽不得告  
社稷矣至於五祀則未葬以前自爲墜以至祭行一

往有事而既葬則祖社甚重安及室神此亦禮意之  
易明者特鄭語未顯耳孔氏既引鄭注而又以互明  
疏之則不可解 錢氏彥雋曰五祀之名襍見周禮  
禮記儀禮諸書皆無定稱月令爲戶竈中霤門行而  
無司命泰厲祭法多司命泰厲而不及戶竈左傳家  
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爲五官白虎通諸書又以  
井易行已紛紛矣乃鄭注祭法又謂周制是七祀加  
司命泰厲與商制不同考司命之稱見周禮大宗伯  
注是文昌第四星下又別出祭五祀之文是司命非  
五祀也卽國厲之祀左傳亦曾言之然並不指爲五



祀之一也不知祭法所言有他證否若今所稱五祀鄭又云卽殯宮之五祀豈殯宮五祀又有異耶 毛奇齡答曰五祀之名實見大文者唯有月令雖周禮儀禮及曲禮王制禮運祭法曾子問諸書多五祀名然只是戶竈中霤門行五者無有他也卽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五祀然亦只是此五者無有他也唯祭法分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士庶人一祀五等而其疏七祀則於戶竈中霤門行外加司命泰厲於五祀則反取司命國厲而去戶竈三祀則唯厲與門與行二祀唯門行而一祀反取戶

竈曰或戶或竈則自天子諸侯大夫適士所共有者  
唯門行耳若司命則天子諸侯有之厲則天子諸侯  
大夫有之而戶與竈則唯天子與庶人共有而他皆  
不及此不知何代之制傳此異文而鄭氏不察目爲  
周制反以月令所見斷作商制且卽以此五等五祀  
名強注之王制五祀之下而禮法亂矣按五祀二字  
歷見諸經而五等五祀則並不一見且論語王孫賈  
曰竈媚於竈此正指諸侯大夫五祀言之而此諸侯  
大夫反不祀竈禮運曰家主中霤亦爲大夫士五祀  
言之而此大夫士反無中霤又論語鄉黨篇鄉人儺

朝服而立於阼階註者曰恐驚室神也夫室神卽五祀神也向使厲爲五祀之一則儼而驅厲已非禮矣然且曰恐驚室神豈逐室神又恐驚室神耶況周禮以禋燎祠司中司命與左傳祭厲皆非五祀誠有如來訊所云者則從而斷之曰月令五祀是周制祭法五祀是前代之制非有差也若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爲五官此卽五祀之人官一如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五人官之配五帝者此正五祀之配與他注之以五方五帝爲五祀并以禴禘烝嘗大禘爲五祀者又復不同至於白虎通文以井易行則

漢晉後儒凡劉昭范曄輩作史書者皆遵之然故是後世典禮無關攷据觀其後隋末唐初仍改作行而開元以後又改作井其不足憑準槩可知也若其稱殯宮五祀則以此時毀竈遷戶掘碑作墜辟門躐行極擾五神故特變其稱以專屬之然只此戶竈中霤門行五者何異之有

姚氏際恆曰按天子諸侯之適子皆稱世子君薨無子如後宮有遺腹將舉或已有庶子后夫人有遺腹將舉是月宜暫命攝主行事以待生男則立之猶可也若云已葬而世子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

葬此云攝主不知何人蓋以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須攝主也然豈可攝至七月五月之久而又移易之乎況男女未可卜若非男則又如何此禮恐未可通

姜氏兆錫曰告於禰告於殯宮也名名其子也徧告謂告於同盟諸侯也按國無曠月無嗣君之理今其禮猶若虛位待之者蓋亦極言其變與

方氏苞曰疏云告殯宮中主以斯時尚未有禰廟也但虞而作主諸侯五月而葬設始殯而子生三月殯宮安得有主蓋卽以殯宮爲禰也始生卽云告於禰則爲假禰之稱而非有廟有主明矣經傳多稱殯宮

爲廟與此同義 序社稷於宗廟之上者國君主社稷既名於禰則先社稷而後羣廟宜矣

任氏啟運曰子生三日當少師奉予以喪見於禰成服三月哭於墓受齊衰以始生日如始聞喪爲始至二十五日而畢 又曰愚讀此而知國之賴有重臣也世子未生君位虛懸或一二月或七八月而朝廷晏然覬覦不作倘所生或女或不肖則擇一賢德可繼者諸侯告之王王告之宗廟而畀之而莫之敢爭此國有重臣之效也不然季康子攝而南孺子之子死魯隱公攝而鍾巫之難生卽以周公之聖攝且不

免流言矣故凡攝者必非可攘此位之人也顧後世  
安得有此人哉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禩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  
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黃氏震曰諸侯受天子命爲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  
暫違以適天子故禮必周徧如此

熊氏安生曰周禮校人王所過山川飾黃駒是天子  
當用牲下云幣帛皮圭以告知諸侯禮不應用牲也  
何氏瑾栗曰五官鄭氏謂五大夫典事者而孔氏以

周禮設其參傅其伍解之按太宰之職參是三卿卽  
司徒司馬司空伍是下大夫五人卽三卿屬官以三  
卿而屬五人謂司徒大夫二人司空大夫二人司馬  
大夫祇一人故云五人是此五人者本三卿副屬非  
典國事者焉得專稱國家五官夫旣稱國家則未有  
舍參而反取伍者且五大夫是秦官周末嘗有此官  
名也姚氏炳曰此五官舊亦疑之宋陸農師謂卽  
六卿言五則其一從行而明郝仲輿則直以卿大夫  
上中下士五等當之未知孰是竊意五官是合參與  
伍以三卿合每卿一官而統稱之亦可通乎毛氏



奇齡答曰陸佃郝敬宋明閔儒者純用杜撰此固不足據者若以三卿合五人則是八官且參則取全數伍則第分取其二亦無此合法又且三卿不皆有二屬倘以三卿合司馬之屬則司馬祇一人將四官矣此欲補救參伍之失而又失之者不知此五官卽曲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在諸侯之國亦皆有之但周官命名各不同隨所在分見原不一定鄭氏見官名偶殊輒曰殷禮此大是陋義曲禮五官以其與六太分別且以冢宰宗伯分入六太遂判謂是殷禮不知猶是此六官諸名而縣詩舉二

官王制舉三官洪範舉五官國語禘舉八官九官未聞諸官皆殷禮也如此曾子問首章有太宰太史太宗太祝原與曲禮六太相同則此五官亦正是曲禮典司五眾之官其不及冢宰宗伯者侯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第舉三而六在其中況司士卽夏官司士其職掌以德詔魯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凡進退臣庶一與太宰相表裏至於禮官則祝既遍告神事已畢國家典眾不必又及三宗也凡此皆注疏之所不曉者予嘗日以經解經勿以註解經今以曲禮解曾子問不猶愈於儒說乎

姚氏際恆曰冕而出視朝尊天子也鄭氏曰爲將廟受也孔氏曰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細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裊冕之服者按覲禮侯氏裊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爲將廟受也愚按祭義云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樂記云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此亦將爲廟受乎卞諸侯相朝亦於廟受又何以僅服朝服乎孔又曰爲將廟受書其禮故著冕服其說尤陋皆執禮解禮之謬也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宗廟謂祖禰以上之廟統言之鄭謂臨行又徧告宗廟孔謂一告再告則記文爲重複矣乃命國家五官而后

行五官者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併中大夫二人亦有專職故同謂之五官

說詳古文尚書周官

鄭氏謂五官

爲五大夫豈有諸侯出不命卿而命大夫者乎孔氏曰卿或從君行或雖在國留守如三公然總主羣吏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旣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此皆枝辭遁說也陸農師曰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行矣春秋傳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與按左傳宋六卿有右師司城諸名非周禮之六卿安得謂宋備六官且謂此言宋乎又謂一官從行曲禮五官豈亦一官從行乎郝仲輿曰五官卿大夫士中

下土按此是爵之五等非五官也從無合稱卿大夫士爲五官者且出行亦不必徧命及士也已上諸說於五官皆不能通如此故詳之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鄭謂牲當爲制字之誤孔氏曰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不知上言牲下言皮圭者互見也豈必執泥

朱氏軾曰山川非一處故待五日而徧

姜氏兆錫曰告則必奠告於祖奠於禩者互文也奠者奠幣爲禮而告之也覲禮侯氏禩冕故適天子必冕而視朝乃命告羣祀也命之言誠方氏謂諸侯有

下大夫五人故命五官也道謂祖祭行道之神也喪禮毀宗躐行其神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行神則於城外委土爲山形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設主於其上而伏牲其前以祭之祭畢乘車轅之而遂行也告者通謂社稷宗廟之屬過五日爲非禮以敏爲敬也牲爲制者熊氏謂王禮用牲侯則否也長二丈八尺爲制幣

方氏苞曰不言卿而舉五大夫卿數不一而大夫必五也命及大夫則卿不必言矣

任氏啟運曰天子三公八命鷩冕出封加一命翟冕

義冕出封加一命鷩入朝仍用公卿之冕故曰禘冕以朝本國臨民自當用加命之冕故言冕不言褱也視朝畢卽以將出告社稷山川主也又言宗廟者凡邑有先君之廟皆告之五官五大夫命之各恭其職也不言三卿或居守或從行未可定也道祭行道之神鄭云其神未聞或言黃帝子名纁妄也告用牲幣重者用牲輕者用幣天子告祖禰用特山川用黃駒諸侯疑用特羊鄭讀牲爲制幣長一丈八尺諸侯用牲未知所據

齊氏召南曰諸侯三卿五大夫三卿謂之三官左傳

所云三官書之是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是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  
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徐氏師曾曰聽朝而后入以久不在國當飭政也

又曰反必親告下當別爲一節通上兩節而言諸侯  
適天子及自相見親告命祝史告皆如行時或告祖  
禰或但告禰也

朱氏軾曰出不言告祖文不備也前所告謂社稷山  
川



姜氏兆錫曰適天子冕服而視朝今諸侯相朝但朝服而已然諸侯朝服爲元冠緇衣素裳而聘禮諸侯相聘爲皮弁服乃鹿皮爲弁白布爲衣則相朝亦服皮弁矣稱朝服者蓋天子以皮弁服視朝亦謂之朝服也出告於禰反則兼告於祖禰蓋文有脫羨與方氏苞曰諸侯見天子則慶賞黜陟行焉故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以致其震動恪恭之意也諸侯相見非社稷之役故不告於祖而境內山川亦不徧告也反必親告於祖禰者自禰以上出未親告也見天子不言者不必言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杜氏預曰若父母同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父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除訖而服母之服

姚氏際恆曰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

耐待後事猶可也此謂母喪自啟及葬不奠行不哀  
次何異路人乎鄭氏以其未可通作不奠父解然本  
文明云奠先重而後輕矣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殯爲賓多此曲折吳草廬謂告  
殯以啟期自覺直截

姜氏兆錫曰並有喪謂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  
也今以若母例之葬先輕而後重先母後父也奠先  
重而後輕先父後母也及葬謂葬柩將出也自母啟  
殯以至柩出不設母啟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  
奠之屬以葬母反然後奠父辭殯故也舊說唯設母

奠不更爲父設奠此豈奠先重而後輕之義亦豈自  
啟殯及葬不奠之義乎學者詳味之可也行葬者柩  
行而往也次者大門外之右生時待賓客之處也柩  
至此則孝子悲哀愜車暫停今爲父喪尙在殯故不  
得爲母伸哀於次也辭猶告也修營也及葬母而反  
乃於父殯設奠告以啟殯之期遂營葬父之事蓋葬  
爲奪情故先輕奠以盡禮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  
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此  
之謂也

方氏苞曰禮以義起事死如生母殯啟則父不奠原

父之情而輟之也父未葬則母不虞原母之情而俟之也或曰啟以後柩車爲重主人不敢擅離而父奠又非他人可攝故不奠也 既夕禮夙興則夜過中卽興而至祖廟滅燭則已質明矣以陳饌設器啟殯載柩事充時迫故無暇更設奠於在殯者蓋下室之饋饌具如常雖缺殯宮一日之奠情可安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吳氏澄曰因孔子有答曾子所問宗子事故附記此章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

宗子繼娶取老婦乎取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  
烏可爲宗範其言良是

姜氏兆錫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故  
年雖七十猶必再取重宗故也然此亦謂宗子之無  
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則可不娶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  
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姚氏際恆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往  
哭異國乃哭於家則門外之喪皆當往哭何爲哭於

家乎況冠之時冠畢往哭可也奚爲徹奠掃哭於冠位豈不甚迂乎

姜氏兆錫曰冠者謂賓與贊也至而入者其人已及大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也門內之喪則廢者以冠禮行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而可以冠但後不必醴以禮子唯徹去設饌而掃除之以卽位而哭耳如竊與贊者未至則廢也

方氏苞曰外喪謂喪家在國外也蓋伯叔父兄弟仕於異國或被放開喪不得奔或奔而未得遂行故卽

冠所徹饌而掃爲位而哭若死者不同居或客死而妻子在本國則宜奔哭於其家不宜爲位於已之廟矣至王臣於后侯國之臣於夫人雖當祭聞喪而廢不宜於冠乃不廢也舊說大門內外課矣

任氏啟運曰按子可不醴賓贊不可不禮當一獻賓卽辭以束帛儷皮歸之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徐氏師曾曰冠嘉事之重吉禮之始因喪而冠不可也未及期日而有喪齊衰期年耳大功小功九月五



月耳待除喪而冠未爲遲也何必因喪而冠乎疑有闕誤

姚氏際恆曰因喪而冠亦迂期年數月期皆未遠何不待喪畢而冠乎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謂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則不可蓋因曾子所問自齊衰而下求其義而不得遂意爲之說非也將以冠爲嘉禮不可加於凶服則小功之親且因喪服而冠矣將謂斬衰痛深不可以舉嘉禮則齊衰之服兼父沒爲母三年與祖父母之期其痛不爲淺矣曾子所問自齊衰以下正爲斬

衰因喪服而冠至除喪之日去冠期已遠而服又極重自不得改冠故以齊衰以下或尙可改冠爲疑耳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醴太廟之大音秦醴子妙反張氏曰冠爲嘉事之重惟因喪而冠及諸侯大夫賜冠於天子孤子冠則禮殺餘不得輕廢也

徐氏師曾曰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醴乎疑當作有冠醴無冠醮

姚氏際恆曰有冠醮無冠醴鄭氏曰醴重醮輕按士

冠禮醴質醢文醴一酌而已醢則三酌安得云醴重醢輕乎鄭依違遷就如此徐伯魯曰二句有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醢則又未然此或禮言不同姑闕之

方氏苞曰大夫而有未冠者亦謂內諸侯賜有采地如周召之支子耳卿大夫士之子未冠皆無爵者也故可因喪服而冠若繼世之諸侯與畿內公卿之適子則爵列甚尊將以冕弁冠則天子未命不敢私服也而又不可以無爵者之服冠故諸侯之嗣必因類見卿大夫之子必待終喪而後請命於天子天子假於太廟以賜之所以無冠醴者醴乃加冠之賓所以

禮冠者天子既賜以冕服不敢更加冠故唯設奠以告祖禰因使人酌酒而自卒爵焉自醮以榮君之賜而無加冠之賓則亦無享賓之禮故云酌而無酌酢曰醮耳 儀禮不醮而醮者亦有賓謂國俗不同用醮而不用醮者若此篇所謂冠醮則無賓知然者既已加冠則奠後有司執事者進醮爵而無賓猶女子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而無女賓也禮以義起加冠重禮故以屬賓賓親加因親醮冠者若專醮屬賓則褻矣故知有司進之也歸奠而補醮者以受服於公朝無醮也

任氏啟運曰按內則言年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年無定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而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卽當二十亦可俟除喪而冠唯年十六以外當父母喪不忍以未成之服服其親故曰以喪冠者唯三年之喪可也期功之親同宮而適當期日乃因喪而冠耳因者從便之辭以者特用之謂觀武王既葬周公乃冠成王於廟是未十六天子父喪尙不以喪冠況齊功乎蓋以喪冠惟三年可期功不可也因喪而冠齊功內

喪冠者已入門則可未及期日不可也此則字下有  
闕文當作則除喪而冠唯父母之喪可因喪服而冠  
曾子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且言可亦僅可  
之詞非謂必如此蓋冠嘉禮與凶喪異道且冠禮以  
示成人禮亦不可略也孔氏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  
不可因喪而冠其服猶用童子禮必除喪乃冠

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  
而后饗冠者

見音現

孔氏穎達曰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歿加冠之禮父  
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已冠之後掃地而祭

於禘廟已祭之後見伯父叔父乃享冠賓及贊者

黃氏震曰父沒而冠之禮因上文不改冠者而併及之

姜氏兆錫曰因喪服而冠者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孔子之言而曾子疑除喪之後當更改行吉冠之禮故據以問也孔子言諸侯及大夫有當冠之年而天子於太廟中賜冕冠弁服則受者榮君之賜歸卽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是固可以見無改冠之禮矣唯孤子除喪而冠已冠則掃地以祭禘次見伯叔父而後享冠者引此

又以見斬衰自不可因喪而冠若齊衰以下因喪而冠則亦不必更爲改冠也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酌而無酬酢曰醮每一加則一醮三加後總一醮之醮輕而醴重也

方氏苞曰古者期之親卽異宮必同都宮故可見伯叔父而後享冠者舉伯叔父則同室之兄弟姊妹姑見於內寢者不待言矣

任氏啟運曰適則自爲主非適則諸父兄主之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王拱辰校

鄒寶德校